芝峯集 九

秉燭雜記 下
警語雜編
剩說餘編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秉燭雜記

君子以道爲貴以德爲富待人而貴者非至貴也待物而富者非真富也

君子以利人爲利小人以利己爲利利於人則爲義利於己則爲不義

形人之形而性天之性者謂之人形人之形而失天之性者謂之不人人而不人則禽耳獸耳

張子曰化則無成心成心者意之謂也愚謂意生於心心成於意故曰成心

有陽則有陰有善則有惡有君子則有小人一消一長固其理也常使陽勝陰善勝惡君子勝小人則可矣

世之人責人也重責己也輕人有不善則知惡之已有不善則不知惡是待己不如待人可謂智乎

動則多凶故聖人愼動獨則易肆故君子愼獨

人於喜怒最所難克故七情以此二者爲首大學之言正心亦以忿懥爲先可不戒哉

忘情於得失者世不得以榮辱之無心於窮達者人不得以貴賤之苟能於此淡然無所累則將無往

而不自得矣

樂得其道者有諸已者也心廣體胖而其樂無窮樂得其欲者徇乎外者也喪心失已而害必隨至故得道者去欲徇欲者失道

方遜志曰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愚謂一言而有餘者可以無事乎言萬言而不足者是為無益之辯

君子信其在我者而已我果不非則萬人毀之而不沮我果未至則萬人譽之而不動況以此為喜慍於其中乎

天以運行故不墜日月以運行故不隕此不息之徵
也山以不動故壽水以不動故清此靜之驗也故
君子以靜為主以不息為功用

邵子曰任我則情情則昏因物則性性則明愚謂因
物者不為物動即所謂性也任我者隨物以遷即
所謂情也故性定則明情勝則昏

邵子曰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
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愚謂天地之所以
存而久者以其誠也誠苟息矣則天地不能存故
曰至誠無息又曰不誠無物天地亦物也

伊川先生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愚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不見其化之之迹故曰無心聖人之無為即天地之無心也

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愚謂學者只知有己不知道理之無窮故有自是之病故君子貴乎克己

事有勞於一時而為百年之利者有快於目前而貽終身之害者惟明且斷者能審擇而行之

道若大路然以其平易可行故謂之道世之學者舍其正路妄求竇逕以至蹈荊棘墮坑塹有終身不

得其道者多矣可哀也已
言者心聲也故心定者言重而舒心不定者言輕而疾心之不定由不能知止故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學者須以知止爲要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聲色臭味屬於人欲故謂之人心仁義禮智原於道性故謂之道心惟危也故須致省察克治之功惟微也故須加擴充涵養之力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行之不成此雖

非儒者之說可見古人為學之方矣
張子曰定然後有光明易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
學定而至於能慮愚謂止乃光明觀於止水可驗
林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郛無主則實鬼
瞰其室愚謂心猶舍也主敬則一而不雜故曰虛
不主敬則私欲蔽塞故曰實神者心之主也鬼者
外邪心之賊也
張乖崖病中移心法曰但得此心如對君父久之自
愈愚謂此言甚善人能存心如此久而不已則人
欲去而天理明豈特愈病之方而止哉

人固有聞善而不行好善而不誠者聞而不行猶不聞也好而不誠非真好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盖人能以取困辱爲憂則無憂矣又曰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此非謂以忘爲樂能忘榮利然後可樂也

方遜志曰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愚謂才而不學則不可謂才學而不知道則不可謂學有才而必學而知道然後始可言治矣

天之生斯人也非欲苟養其身而已蓋使之養其德以養斯民豈偶然哉故志乎富貴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己不足以行道濟民者自棄其身者也

諸葛孔明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愚謂學以主靜為本若孔明者可謂知為學之本矣豈漢唐間人所能及哉

呂東萊言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皆使人自循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愚謂使之自循欲其自得也蓋古者教人之法如此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

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是也
先儒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
克己不能聽言愚謂不能克己者私心之病也不
能聽言者自用之病也有一於此不能遷善而造
道故曰大病
邵子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
於性命亦潤愚謂德充於內而形見於外故能潤
心則能潤身能潤身則性命亦潤
易繫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

卦所謂三才者蓋以道之功用而言

張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静旣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愚謂釋氏之溺於空道家之淪於静皆過焉者也過與不及均爲失中故道以中庸爲至

坎屬水陽在陰内故水内明而外暗離屬火陰在陽内故火内暗而外明

自以爲能者有所不能故聖人不自矜自以爲足者有所不足故聖人不自滿

學者將以致用也義理旣明規畫素定則臨事而不

眩制變而不擾若夫不學者盲也聾也或者責道於盲求聽於聾可乎

聖人之於言譬如化工肖物自然成文而後之為文者剽竊雕琢以為新奇故文章與經術判為二途而聖人之學亡矣

君子處心行己須務光明正大如天之在上人皆見之則斯為正大矣如日之臨下人皆仰之則斯為光明矣其有氣翳薄蝕之災者非其過也

邵子觀物篇曰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言蓋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之意即

所謂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者也

凡人言行以誠則久益信以詐則久必敗故道以常久爲貴

遜志齋曰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愚謂文者載道之器爲文而不本於道則不足謂之文今人於文亦不能自力况道乎故知道者鮮矣

古之聖賢立必俱立成不獨成其著書垂訓皆與人爲善之心也今人讀聖賢書不能體其心以爲善則是甘於自棄而爲負聖賢矣

薛文清曰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愚謂學者不如此則不可謂篤志志苟不篤則無以進於道矣

通天地人謂之儒儒之道大矣而後之儒者不能盡儒之道故有章句之儒有文史之儒其名不一於是人之視儒藝之而已遂有真儒僞儒之目嗚呼是寧非爲儒者之責乎

生壯老死人之四變而不變者唯性與心也然性不變而心或不能無變者以不能操存故也是故不失赤子之心爲難矣

曾子言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愚謂人子無私心惟以父母之心為心故憂以父母樂以父母按孟子言舜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人於弟且然況父母乎

可以死則死可以退則退者君子也不可生而生不可進而進者小人也能恬於進退而不能不動於死生之際者或有之矣不能不動於進退而能恬於死生之際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士大夫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不可以不審愚謂士大夫

一身其重也如此而不知自重以至失身者有之
獨奈何哉
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文過質愚謂才勝之
害至於亡國滅身如韓非之倫是已文勝之弊至
於畔經離道如司馬相如之類是已
凡為人之道惟忠與孝而已事君能盡其道者謂之
忠事親能盡其道者謂之孝聖人之為聖亦無他
焉惟盡其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終日營營以求利為心者衆人也終身勉勉以求道
為務者君子也故君子之所務衆人之所笑衆人

之所為君子之所悲

君子不枉己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同於所可同異於所可異一於道而無容心焉或者欲以其同異而觀君子烏可哉

先正有言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尚友古人可也愚謂求友於一世則難取友於千載則易人能為學有以自樂則尚友古人亦是樂事何不幸之有

朱子云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處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愚按誠意謂之人鬼關亦謂善

惡關學者須是着力透得此關方可言學

古之聖人上焉則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下焉則以言為教而道明於後世其教一也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此言儘好

邵子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愚謂此與庖丁善刀而藏之同意養生書云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晦以蓄用靜以應動善蓄者不竭善應者不窮是也

朱子曰古者以心為學以德為治故風俗淳厚而事益簡愚謂得於心之謂德學必求諸心治必本諸

德此事之所以簡也

君子常處於厚小人常處於薄觀其所處可以知人

老子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此語最好

所貴乎智者貴乎不自有其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

所貴乎才者貴乎不自有其才而以衆人之才為才若舜之好察邇言取人為善是也

貴富而生不聞道死無可傳者非達也窮也賤貧而生有以自樂沒有以傳後者非窮也達也然則世之以名位得失論人窮達者非通論也

有心於求富者怨必聚之有心於趨利者害必從之

是故君子辭富而居貧違利而遠害

方遜志曰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愚謂君子所重者道義喜功好名而有預求必得之心則是貪功名之人豈君子之所為乎

聖人之文章非以文字而言於其動靜事為之間精明純粹之實光耀發越人得以見者謂之文章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按書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平章百姓皆堯文章之著見於外者子貢所云夫子之文章亦若是耳

古人言莊周神於文者也盖莊周之於文如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有所自得故闔闢變幻無意於用巧而古今莫之能及斯其所以神乎

陶淵明詩其高固不及建安而冲澹和粹出於自然讀之可以養人性情眞有道者之言也

朱子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平易之中其味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能爲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旨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旨哉言乎學者所當深味

薛文淸曰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又曰不能知止

猶迷方之人心搖搖而莫知所之愚謂大學之以格致為先欲其知止也

張南軒曰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言甚善學者所宜體省

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又曰真積力久則入此言佳

易繫言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愚謂寂然不動无思也感而遂通无為也以中庸言之寂然不動即未發之性感而遂通即已發之情

陸子曰古人惟貴知過則改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
破愕然所以不如古人愚謂掩過自是而畏人看
破者穿窬之用心也若此者非但不及古人而已

黄勉齋曰朋友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愚謂朋友之重如此而今人多不知此義責善規
過之風其絶久矣世道之不古無足怪也噫

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天下將亂則人必尚
利愚謂以其尚義故治以其尚利故亂邵子之言
盖以天地氣數而言若曰人尚義則天下必治尚
利則天下必亂可矣

亐遜志曰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而不知求治而得亂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愚謂此言正是然遜志當建文時以變更致禍所謂求治而得亂者悲夫悲夫

古之帝王因衆人之所喜而舉之因衆人之所惡而罪之故舉一人而天下勸罪一人而天下服如舜之舉皐陶誅四凶是已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盖禹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不以天下為樂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法制者藥石也藥石所以治疾法制所以備亂而治

亂安危之機常出於法制之外故聖人不恃法以為治制之於未危禁之於未亂猶治疾者不以藥石為先而惟固其元氣調其榮衛使疾不作而已

楊誠齋曰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愚謂君子雖有能乎不能自試必有試之者宋之諸君子皆足以醫國而不得少試其能以存其國吁是寧獨宋而已哉

真西山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

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愚謂事君者必積誠意以諫所存乎己者不誠而能格君者未之有也今人聞人言己之短則不以為愛己反以為攻己而怒且斥之者顧何心哉

薛文清曰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愚謂於人所可忽而敬之則無所不敬矣學者最宜着力處也

陳當春曰宋時名賢在下者以苞苴及人為恥在上者以苞苴及門為羞愚謂上大夫以名節自勵如此則風俗安得以不美及宋之亡忠臣義士比前

代最盛盖其效歟

古者先教而後刑赭衣畫冠皆所以為教故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禮曰以刑教民則民不虣五刑之屬無非教也後世不先教民而唯刑是務此所以刑愈繁而民愈不服者也

孔子言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養而不敬謂之犬馬畜之犬馬其親者是亦犬馬也噫今世之能養者鮮矣況敬乎

今人多不知事親之道而於親喪則鮮有不自盡者哭踊之節齊斬之服斂葬之制一從禮文則是幾

於古矣果能推此以行則古禮之復可冀矣尚何習俗之難變哉

詩者吟詠性情而已雖使十分精至不過閑漫言語無補於實用而世人挾之以自高誇多鬪巧耗敝精神以爲能事豈不謬哉

易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邵康節云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愚按易傳之言神與陰陽一而已矣康節所言則是別有所謂神出於陰陽之外者與道家神仙之説無異未知如何

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

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朱子取其言按關
尹子云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
方遜志云天地不能自立必有立之者天地有壞
而立之者未嘗變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
盡亦此意
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是氣化愚謂厥
初民物之生皆本氣化至於聖王之世和氣熏蒸
化生異物故麟為聖瑞若是形化則與凡物同矣
曷足異哉
邵子曰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愚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天理也天理者自然而已佛氏反乎天理所以為異端也

羅豫章言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愚謂此段推而言之則君明臣之福臣忠君之福父慈子之福子孝父之福合而言之則君明臣忠國之福父慈子孝家之福

荊軻傳云智深而勇沉蓋智不深則露非真智也勇不沉則暴非神勇也故智貴乎藏勇貴乎養

唐順之曰人之學問不在著述空文而在體驗實行愚謂學者將以行之若不能體驗得實著述何為

吾道異端相為盛衰自聖教一衰異端日盛則此異端能害吾道乃吾道之不明之致也

朝夕奠祭之儀乃古人事生之常禮而今者僅見於喪制與其喪死無憾孰如養生無缺以此言之今人於養生喪死無憾者鮮矣

程子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又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愚謂此乃至理之言蓋形有存亡而神氣無生死非知性知天者不足以語此

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世人唯知身死之為重

而不知心死之為尤重其亦可哀也已

眞西山曰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誠哉言乎即此而觀人可易辨矣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治人之身者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治人之心者也治身則人畏威而不敢為非治心則人畏義而自不為不善故曰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

胡文定言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不可决之於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愚謂此語學者所當體省

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此言甚善夫事親而自以為足者必不能盡其孝惟不自足然後能成大孝矣

朱子以家務叢委為用功實地愚謂人之存心靜養所以為應事之本於凡事務之來不可有所厭惡惟當隨時隨處不廢體察之功則雖在倥偬之中無非為學之地夙興夜寐箴所謂事至斯應則驗於為是也

士雖有志於學不能實用其力若存若亡則其能成就也難矣如此而自以為學者是自欺也噫為學

而不自欺者亦鮮矣

道一而已在天曰天道在人曰人道理一而已在天爲天理在物爲物理其實未嘗二也

古人以後生爲幸盖以多識前言往行而有所得也若生而無得焉則是爲虛生豈曰幸哉

千載之上有師友焉則猶朝暮也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則猶比隣也爲士者當務爲學不患無知己也

蘇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愚謂意盡而言止者未必爲至言唯言止而意不盡者乃可謂至言故曰聖人之言簡

邵子曰易地而處則無我也愚謂此言最切入於物
我之間常思易地以處則彼此平等己所不欲自
不施於人所謂恕也能恕則無我矣
胡文定云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
聖賢事業未易到愚謂窮理精義知言盡心皆係
聖賢事業能知其不易而不極不止則不易者易
矣
天下有不祥者二人有善而疾之為不祥已無善而
獲譽尤不祥
世之人以猒紛囂而思靜去塵圜而務潔為隱者之

高致殊不知處紛囂而能靜者真靜者也在塵涵而自潔者至潔者也故君子觀人于其心不于其跡

古人言四五十人雖有所為如下山之日奄奄不可復進愚謂四五十人猶尚如此則六十後人當奈何哉故君子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所以惜寸陰者此也然衛武公年踰九十力學不已學者亦不可諉以老不復進而遂止也

余少則聞學者之緒論唯是簡以制煩靜以制動八字最所服膺而未之有得雖居閒謝事時

粗嘗從事於性理上說力不從心日以頹廢殊可歎惋古人以老而為學譬諸秉燭之光噫余老且病未可言學惟記其見聞之一二名曰秉燭雜記聊以自省焉耳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雜著

警語雜編

萬物之中人爲貴者以其有道德也若無可貴之實則與萬物同矣曷足貴哉

中正仁義人之極也脩之則君子悖之則小人

至誠之道與天地並立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

聖人之言著在六經學者讀經而有得焉則六經爲我之言不然則經自經我自我矣

爲學講經雖賴師友精進之功唯在自脩有不可絲

毫假借於人者

為學亦須大段勇猛直前常有燒船破釜底意思方冀有成

聖人之心與天同運以心法天之運者學者事也

人須要識得此心心纔識得便無走作學者喫緊工夫正在於此

禮言九容只一敬字

凡人所以學者以其心不若聖人故也若吾之心一毫不及聖人不可自以為了

志學之士得少為足則終不能得矣

心定者動而猶靜不能靜定而欲求靜則反爲不靜

見得不真則無以入道執得不固則無以進學

爲學者唯在盡誠持久盡誠則無有不通持久則無有不得

學者日用工夫唯向上一事而已

君子之心無人無我故人有善則己取以爲善己有善則欲使人皆善

學者旣知向方則便可下手用功切不可遲疑等待

自古聖賢學問事業皆從謹獨中出

人能分別善惡如白黑則自不敢爲惡故學以明理

為要

正念存則一心自正實德立則百行皆實

學焉而無所得者未老而衰有所得者老而不衰老者形貌也不衰者志氣也

心體本靜能守此心不與物俱往則不為形氣所累

學者用功誠不可太緩亦不可欲速不疾不徐妙在其中

嚴於自治不論人過惡篤於自信不責人誠偽

守口如瓶有入毋出

非禮勿言則言不得不簡

言以載道而不足以盡道讀經者當因其言之所載
而及其言之所不載

涵養工夫須於處事接物上致力若只合眼危坐而
謂之涵養則失矣

學者雖當篤於自信若無可信之道而妄欲自信則
亦未可也

人於其身各有其寶而能自知者尠矣

古聖賢言語字字深切無非極盡底道理學者虛心
玩索則自見其味

纔有營求利祿之心便非學者纔有計較利害之心

便非儒者

君子理契于中不得已而後言言不當理無用乎言

學以進益為功若為學之久而性情氣質未見毫髮變改則安用學哉

立志必專進學必勇省察必精存養必熟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故講說雖多收功則淺

六經聖人之心也學者以心求經則得之以文字看經則失之

學者時時提掇此心使十二時中無一時間斷則自見功效矣

一生攻文而不知移以講學則惑之甚者
持之而不變者謂之自守守之而不疑者謂之自信
人不我信者是我處心未誠人不我服者是我誠意
未盡
今人為學則不肯費力而却於外事枉費許多心力
可謂知所先務乎
凡人言行必以忠厚為主
事之不當思不當為者即便截斷則可以無思無為
君子無不敬坐如尸坐時敬也立如齋立時敬也至
於齊手斂足卧時敬也

君子當堅靜如山竪直如壁

善惡係乎已毀譽在乎人係乎已者勉之在乎人者任之

心猶眼也有物翳之則不明故方寸之中不可使有一物

怒者七情之發亦人所不得無者故不可有者血氣之怒也不可無者義理之怒也

人不可無所用心處既有所用心則自然念不及他

爲士者當爲有用之學不當爲無用之文當爲有益之言不當爲無益之事

博觀書史而不能推之政治則亦無用乎學矣

學者有實心則有實德無實功則無實得自有不可掩者

省察苟精則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萌出不得

言勿異於行行勿異於言言行相符謂之正人言行相悖謂之小人

心不能無念念善則爲正念念惡則爲妄念故常念善不念惡謂之心無妄念

學不必博博則易雜言不須多多則易厭

爲士者當學人所不能學行人所不能行得人所不

能得

得於道者隨所取而無不足隨所處而無不樂其不得者反是

言者不必知知者不貴言

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卲今人年愈尊則德愈損此無他以充養之無其道也

在我權衡不定而欲論是非長短未有不差者矣

有所畏則有所不為無所畏則無所不至君子常存敬畏之心故無可畏之患

凡志大才疎者學未充故也

善教者因人以教不強人所不能善治者因時以治
不違時所不可

作事者區區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則雖或成
功於一時亦幸而已

人於心中纔着一箇私字凡所作為無有是處

前無所為後無所冀內無所欺外無所愧如此則胷
中自在

始於有疑至於無疑此真善學者也

君子之於言也其猶懸鍾乎扣之則應應之即止

士生斯世惟出與處若出無益於世處無益於己則

是爲虛生

凡事有是有非君子所爲只要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日用之間心必正坐必正講正學行正事

君子不以才自居而人伏其才不以德自尊而人仰其德

可怒之言勿遽怒可喜之事勿遽喜

學者將以學爲人也非特學爲人也將以學爲聖人也人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非特不得爲聖人而已

先立己見者有所不見自謂已知者有所不知

接物貴和持身貴介介以植內和以應外

知名利之敗身則宜急避之知嗜慾之害心則宜切去之

眼者心之旗也視高則心隨而舉視低則心隨而降故曰目容端盖視端則心自正

聖賢千言萬語今人能體認甚事

久而後信者其人必可信也久而後親者其人必可親也

依違回護之論非特害事亦竟鮮有不陷於惡者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常宜體省

有向學之志則雖蠻貊可教無受教之心則雖子孫
難化

初學之士雜事勿掛心雜書勿掛眼雜言勿掛口

一日不學終身之恥一事有差終身之悔

人皆趨競我獨斂退人皆況酣我獨恬泊定向如此
則卓然無所撓矣

道本易見而人自不見道本易知而人自不知其不
見不知者不察之過也若求諸人倫日用之間則
道在是矣

靜則常安儉則常足故君子靜以存心儉以養德

不務修德而以爵位貴其身者禍其身者也不教為
善而以貨財富其子孫者禍其子孫者也

學者用功唯當反己鞭辟向裏可也

士君子能以一生為萬世之業其視役一生為子孫
之計者用心之公私果何如哉

自大者不大自足者不足

此心廓然本與太虛同體其不能然者以有物障礙
故也唯去其障礙則廓然矣

有欲於己者有求於人無欲於己則無求於人

我未有善而勉人以善則人不我從故欲勉人者先

自勉

以利爲重者必以義爲輕以得爲喜者必以失爲戚

世未嘗無材只爲末俗論議勝故做事難做事難故成功少

能柔而剛能默而辨非幾於道者不能

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能知廉恥之大於死生則知所取舍矣

言快於口者多過事快於心者多悔

法之弊也無有不可變者唯習俗之弊人人自私自便所以變得爲難

天下之事多敗而少成者人也進難而退易者勢也

自重其身者人不敢輕之自貴其身者人不能賤之其所以貴重之者在己不在人

前輩作事多過於寬厚後輩作事多失於狹薄

好惡眩於一時是非公於萬世故昔之所賤或為今之所貴今之所賢或為後之所否

人雖衆心則一故齊之以令則難感之以心則易

寒暑一氣也死生一理也寒暑相推死生相續天道之常也人視寒暑為常而不以死生為常何也

謹容之士篤於守豪爽之人銳於事篤於守者鮮蓋

銳於事者多跡

得志一時則當作一時好人居官一日則當行一日好事

君子得飽則當念人之飢者處暖則當念人之寒者

君子之惡小人公也小人之忌君子私也公不能勝私故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

今人與古人其形同也其情性同也獨其俗與古不同以時無如古之聖人者出而為之教故也誠使古之聖人行古之道變今之俗則今可使古矣

余嘗閑居村舍屏絕人事試行靜坐存心之法

一兩月後看得文字向來未通處頗覺開透少所窒礙若久久行之必有良效而疾病間之未少有得而止為可慨也今錄若干句語名曰雜編其謂警語云者所以自警非警予人也觀者諒之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芝峯先生集卷之三十

雜著

剩說餘編上

天以大故萬物不能礙人心能體天則不爲事物所礙

天不言而信者信在四時也

人有器量然後可以容衆器量小者將見容於人之不暇況能容人乎哉

君子以成道爲任以行道爲責其任大責重如此故無時豫怠

聖人之道固高且遠然高遠中卻有平實處學者先
從平實底到高遠處可矣

聖不自聖自聖非聖

學者有一毫擇便宜之念亦利心也最為心害

天以五常之德賦於人可謂貴矣天與其貴而不知
自貴則違天孰甚焉

人不知過者不明也知而不改者不勇也不明不勇
必不能遷善終於不仁而已

學者於先聖賢之言不徒耳之而必入乎心不徒目
之而必存乎心存而勿亡入而毋出其庶矣乎

雖誠於求道有計較欲速之心則非誠矣

於心自得者其得實於心自知者其知真有真知有
實得然後方可謂之學矣

凡人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故學者以吾之心求聖
人之心則聖人之心可得矣得聖人之心而爲吾
之心則聖人亦可幾矣

學在習習則熟不習則生今學者於義理上生於習
事上熟者所習然耳

學者於道不聞則已聞之則必行不行則已行之則
必篤

人心靜則一不靜則二故以主靜爲要

人於日用間常思自已性偏處點檢克治則於變化氣質之方當有所益

克己之克如用師克敵之謂己私者賊也一戰而勝則復于天理旣復天理則賊不復作矣若一不能復乎天理而使私欲潛藏有時闖發則不可謂之克矣

人而不武不能勇於自治衛武公之爲武豈以老而自強故歟

不患無才惟患不知學不患不學惟患不成才

夫謂靜坐者存心定意不起妄念之謂非以斂形正坐而言

學而不勤不可謂學勤而不實不可謂勤故爲學不貴勤而貴實

文詞者止於一技雖工無益爲之亦可不爲亦可至於脩己治人之學人人所當自勉而不可不爲者也

爲學當從不妄語始此言最喫緊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學者事也至於不思而得則聖人也故學始於有思思者作聖之本也

得於心者謂之德行於身者謂之行施於家者謂之
政措諸天下者謂之化皆道之推也

凡人不能處事者非必才力不逮多由見識不明

學于古者欲以行於今通于今者欲以反諸古世之
言者乃謂古今異宜非可相及吁然則學古何為
通今安用

今人於道理或依俙說道不能分曉者以得於口而
不得於心故也

飽食終日不志於學者固君子之所棄其或學焉而
不力亦難乎免矣

能尊德性者高貴光顯人皆仰之不能尊德性者苟
賤卑污人皆慢之蓋德性者人所自有尊之所以
尊其身也

凡事量力而行則可久而不敗

學而未至於樂者是未能真知學之可樂故也若真
知其可樂則將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舉天下之樂
無以易之故有真知然後有真樂

無味之味不言之言其至矣乎

孔門學者善觀聖人氣象故能形容到底其得於觀
感者至矣

虞史稱堯舜之德不過數字而模寫極盡非有聖賢之學者不能

學者用功雖主於內然外直則內直故四勿所以守乎內九容所以撿乎外外內交養闕一不可

先儒言誠字不見於唐虞之世然允恭克讓溫恭允塞允執厥中之允皆是誠字之義

聖化之感人易者無他以其德盛而誠至故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推其孝使天下之人皆孝推其弟使天下之人皆弟此堯舜之化也

愛親敬長人之道也不愛其親者謂之不子不敬其

長者謂之不弟不子不弟謂之不人

欲其身之善而不以學不愛其身者也欲其子之善而不以教不愛其子者也

天不能言而聖人言之聖人之言即天之言

天以主宰萬物之權付諸造化而以不宰為功故能久而無息此其所以為天也

聖人知智力之不足以服人故推在我之仁以化人之不仁盡在我之誠以感人之不誠

天地之間日用事事莫非天理之流行人但當隨時省察動靜合宜則便是天理外此而言天者左矣

故曰人之道即天之道也

仁者屬陽生之類也暴者屬陰殺之類也故好生者生人而生已好殺者殺人而殺已盖各從其類也

天地大德而羣生不以爲德雨露至恩而衆彙不知其恩以其常也

座上春風四時和氣宵中霽月萬古光明學者常存想這間景象可笑

人有夸心者必不能進於爲善故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

勿以速效爲功勿以少成爲幸

江海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不卑則不大故聖人體之
谷虛故善應心虛故能應聖人之聲入心通以其虛
心也

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論語云學而不思則罔中庸
云慎思明辨盖聖賢之學專以思為主許魯齋言
要當精於可思慮處是矣故學者以心不妄思為
貴詩不曰無思而曰思無邪其義可見

管子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盖鬼神者不外乎誠誠無不通故自然應驗如此
孟子所謂思誠是已

忿者如山上涌而難抑故懲之使不復作焉慾者如澤下陷而難防故窒之使不復萌焉易之取象盖如此

心上有刃為忍有斬截之象田下有心為思有沉潛之義

事有失當固是不善處其有過當亦不足謂善

欲者人人所同故王者無私欲以天下之欲為欲孟子所謂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者此也

君子以一心應萬事之變以一理窮萬物之情可謂所操者約矣

才不逮而強爲之力不勝而强舉之以致敗者多矣

人之所可强者其惟學乎

惟君子能知義理之所在故利害死生無所動於其中

水定能見物心定能見理

人不能言而獨言之者或有之人不能行而獨行之者未之有也

修養不已至於成道進學不已至於成聖皆在人而不在天

君子一於公而無私故於己有所聞則欲令天下之

人共聞於身有所樂則思與天下之人同樂

稱人之善者善歸於已道人之短者短在於已

在我人事盡然後可以言命不脩人事而欲責諸命

則是自誣也

天下之惡皆從奢出故曰奢者惡之大從古以來未

有君子而奢小人而不奢者也

廉者行之先儉者廉之本儉存乎心廉見於事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士君子立心如此庶幾無自欺

矣

有隱惡者人雖不覺鬼必殛之行陰善者人雖不知

天必福之

李延平曰欺世盜名者無後此言深切好名之士宜知戒哉

世之貪貴富者惟知以一時之樂為樂不知以萬世之辱為辱人視之如汚穢避之如狼虎而猶且傲然自以為得計噫惑矣

劉子曰明而晦用之剛而柔出之有味哉言也

韓非子云巧詐不如拙誠能知其如此而竟死於巧詐非言之難行之為難者也

所謂隱惡者非特就行事上言之若有一毫欺人害

物底心天地鬼神不怒也
廉者常足而不憂貪者常憂而不足
人有清儉自奉而愛官爵太甚者由其所欲偏在官
爵上故也故不能去欲而以官爵爲重者無所不
至
屈子云一氣孔神于中夜存其言甚妙
陰陽交而萬物生寒暑交而萬物成天地交而萬物
通
道本無形無象無形之形天地是已無象之象日月
是已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故人之氣和則天地之氣亦和
其實一氣也故致和則萬物育傷和則百沴至

天下之勢一輕一重偏重則傾傾極則墜故智者調
其輕重使天下之勢不至於傾墜而已

善為事者必先其大綱大綱既舉其他則唯當去其
甚者今人多不理會大綱却於節目細微處纖悉
講究畢竟害事

樂之移人最速故古者化民以樂

刑者非所以治民而聖人用之出於不得已也民知
其不得已而用故殺之而不怨

法立則弊生故不得其人而喜變法未有不亡者也

親民者莫如守令所謂親者父子之稱親之之道平易近民而已

智者不先時而妄動不後時而失機故作事者以乘時為貴

用人而不自用者逸而有功自用而不用人者勞而寡功此公私巧拙得失之分也

禮義薄者家必衰德澤涸者國必蹶

君子之道由近及遠故正已而後正人事親而後事君治家而後治國

今人不知孝於其親而為人之父不知弟於其長而為人之兄則為其子若弟者將安所受教乎此先王之教所以不行而孝弟之風宜其熄矣

古者教小兒知洒掃應對不出事親敬長之外故習與性成今人自幼習誦科業壞了本性本性既壞而後求復之豈不難哉

九仞為山或虧於一簣終身為善或敗於一行

足乎內者無待於外故已不求知而人自知之韓子所謂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信矣

實過名者福名過實者殃

生而有愧不如無生死而有傳是爲不死

人施勿忘我施勿念

海禽至微猶識情僞況人可以容僞乎故言僞則人惡之行僞則天棄之

人之易合者亦易疏物之速成者亦速壞

一君子進則百君子進一小人進則百小人進此理亂消長之幾也況以類則君子寡而小人衆以進則君子難而小人易乎

學者欲求養生之道鄉黨一篇盡之矣

暮年爲學與養病一般雖無大段見效只得扶衰補

敝亦多矣

古之君子理有契乎心而不得不發于口故立言著書非得已也余素懵學於理無所契而敢發於言既爲警語矣復有是說不亦妄乎謂之剩說者以其可已而不已也

芝峯先生集卷之三十

芝峯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雜著

剩說餘編下

程子曰心生道也至哉言乎

心要常活以理義養之則活無以養之則不活

周子曰靜無而動有愚謂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無而為有有而為無此動靜有無者陰陽消息死生之理也

易卦成而天地鬼神之奧人得以窺焉大哉易也

均是人也而同於天者為聖人同於物者為衆人天

之與物相遠如彼則聖與衆人其高下可知

道無不在隨所處而安之則無往而非道矣

大謂省察者十二辰内只似一時千萬人中只知有

已斯須不存則為失其心矣

學以主敬為切要不主敬則無可把捉處矣

依境而立者凡心也心不依境則正逐物而遷者凡

情也情不逐物則静

凡乍存乍亡者其戰未决也勝之則無此病矣

心有開時猶夜氣也其有還塞者猶朝晝也方其開

時必須存而擴之勿令閉塞則可矣

志不勝氣者持志不固故也

理有所未通則不可强通言有所不合則未宜苟合

惟盡吾誠意而已

自來舊習最難刮去必有因循苟且之念則不能自

新

言以不足爲實行以有餘爲善

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淸有濁故得其淸者爲賢爲智

得其濁者爲愚爲不肖淸者惟務存養濁者必要

變化

名雖志學而挾才凌人者無得於學故也

慾猶水也一念不制而至於滔天故君子以敬義為隄防

惟默可以存心可以見道故曰常默最妙

古書言洗心曰齊防患曰戒蓋齊主乎內戒在乎外薛文清云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是也

處事了常若無事者心定者也

妄念動處便是邪也須於初起時即遏截之用力差易

應事有差為存養未深動時有違為靜定未熟

胷中無一物自有無限道理可見

以禮制心者四勿之謂也

學而至於聖賢乃分內事未足為異而或者粗識向方便自高大以為人不能及其志趣之卑狹可知况以文藝高人者乎

見境不動則有事無事心常一矣

謹獨者雖處暗室如對聖賢雖在宴居如臨行陣

君子當於動處得力事上見功故遇動無惱渋事能安

道本在人遠人以為道者非真道矣

率性之謂道而韓子乃謂道有君子小人其言似不識道者

治心如鑑磨而益磨定心如山動而毋動

大者小之積也故君子不以小善為無益而行之必力不以小過為無害而改之必勇

生處難熟熟處難忘學者之通患也

人於大段去取或能自力而至於些小喜怒得失不能耐過者何也

有重於内者視物也輕不能輕物而為物所動則將後於物矣故君子視物輕而自視重

凡事皆依本分則悔吝不生

今人不如古人者非時世異也立志不同故耳古之
學者志乎道德今之學者志乎利祿志乎利祿而
猶謂之學豈不異哉

有德者言簡無欲者事簡

學非難而人以爲難道非遠而人以爲遠由其志之
不立求之不誠焉耳

易有謙有損謙者天德損者天道

頹惰不能樹立之人百事都做不得亦勉強不成

君子聞人之善則喜若有得於己見人之惡則戚若

有痛于身

以道義爲重者恒有餘以富貴爲重者恒不足有餘故樂推諸人不足故務取於人

教化衰而後法興焉學術亡而後文盛焉二者道之敝也

學不究天人不足稱真儒識不通古今不可謂真士

有道而貧賤人莫不尊之雖賤猶貴也無道而富貴人莫不鄙之雖貴實賤也

善心存則一身泰善行積則一家昌

有得於中而樂者樂乎天也有待於外而樂者樂乎

物也樂乎物者其樂易盡樂乎天者其樂能全此之謂真樂

求道者最不宜急迫但當優游涵泳不違不止則自能漸進於道

有心於作用者常勞無意於智巧者常逸

君子之為善非有意於名而名自至故名者固不可近亦不可避古人言欲避善名無為善之路是也

聽言雜則多惑觀書雜則易昏

事有大小理無精粗君子於事雖小必謹所以求合乎理也

以公心處事者雖或未盡合宜非心過矣

毁固不可輕譽亦不可輕怒固不可遽喜亦不可遽苟失於前必悔於後故君子重之

人有包涵廣大氣象最好氣象好者最所難得

心平氣和然後可以讀書窮理可以發言處事

人之才智罕能兩兼故昧於此者或明於彼有所長者或有所短

至方若圓至勇若怯惟深於道者能之

凡事以寬和而失者十不二三以急暴而敗者十常八九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善哉

言多則敗動多則凶

待人一以實心不當有所內外厚薄

世人有挾私懷詐以欺其心而妄冀福祜者天眼甚明其可瞞乎

纔有所為即欲人知者淺也小也

見人欺己而不怒於色聞人毀己而不忤於心亦難矣

毋論是非有與人爭較底意即未善矣

須以刻薄為深戒寧失於厚毋失於薄

君子之身有仕有隱而君子之道無仕與隱故其隱也則仕之用存焉其仕也則隱之道行焉

安於小成者必不成大器惑於小利者必不見大義

無心於富貴然後足以處富貴不能安貧賤者必不能處富貴矣

不以義得者其得易失不以正交者其交易離

衣食之得不得命也而世人不顧廉恥遑遑以求之雖或有得反失其本心所得小而所失大吁亦惑矣

當其未仕汲汲求仕既仕之後惟患爵位之不高人

如此者穿窬之用心也

君子持身約故雖居廊廟無異山野用心公故雖處江湖如在朝廷

人之所為與吉相會則得福與凶相會則得禍一禍一福皆其所自為也

李延平曰為善得禍乃是為善未熟亦君子反己之言

人道有常反常則為怪世人不信其常而惟怪是惑由不能明理故也

嚴於自脩者人不敢加害亦遠奸之道也

事理無窮而人見各異苟於論事之際纔有自是底心便不是矣

賢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其志此世之所以常亂而少治也

天道不能無變故有寒暑有晝夜然則世之一治一亂亦天也而轉亂為治者人也

天道運行無心於生殺而順生逆死物各有以自取故恩怨絕聖王作法無意於賞罰而善賞惡刑人皆有以自致故勸懲存

水能潤物有生物之德火能化物有成物之能

天地和則萬物育上下和則一國安室家和則百事
吉
古之爲治者綱擧而網疏夫綱擧則萬目張網疏則
小罪漏萬目張則治道自立小罪漏則苛政自袪
治有病不若治未病生一事不若省一事
作事者不貴名而貴實名雖甚美實不足以致大治
則君子不爲也
聞人之言必審其實見人之過先察其情
兩用其心者攻藝不精獨任其智者圖事不成
大學工夫固有次第自家身心未及脩正而妄意治

平事業欲有所紛更則鮮不敗矣

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民志定而國家安不然則陵上犯分必無可安之理故為國以教化為先

天下固有意外之患而當承平無事之日唯明者能知而人不信之及其既發之後唯智者足以辨之而衆始服從故防患於未形者易而難圖功於已形者難而易

古之禮樂教刑四者今廢其三而唯刑是用由今之道復古之治豈不難哉

雖有伊傅之賢管葛之才不得其君不遇其時則無

以立天下之大事

凡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凡言聽之則易用之則難

慎始所以慎終慎終難於慎始

寒暑之變固酷矣唯其變之以漸故人亦隨變而安焉今欲變亂爲治亦當如寒暑之有漸期以歲月則無不可變者矣

文武逝而聖道不行非道之亡也行之者無其君孔孟沒而聖教不傳非教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噫

百王一心千聖同道故堯舜湯武禪讓雖異其心則一伊傅孔孟出處雖殊其道則同

古人為政以寬今人為政以猛古人視民如子今人視民如讐噫以猛政治讐民民曷堪焉

利者物之所同欲欲利於己必害於物故君子不自利而以利物為心

人之行事最忌奇㬎須從和氣中發用可矣

天之與人同一陰陽而天以常靜人以常動靜能生動故天之生物不窮動而不靜故人則隨物以化

君子道不苟同於人跡不苟異於俗道苟同則枉己而徇人跡苟異則詭行而駭俗

日月居高而不遺乎下王者之明似之燭火處暗而

能照予物學者之明似之

能盡人之道而死者死無所怍不能盡人之道而死者死有餘愧人而能盡其道者古今鮮矣

一念雖微能爲吉凶之本片言雖細亦係禍福之端賢人君子不嬰於禍患者非有巧避之心以平日所爲能遠於惡故也

衣服有汚一洗而可除時習一汚百濯而不去蓋俗由習成漸染則易變革則難

治成百年壞於一朝亂生一日流於數世故爲國者不恃其治而常憂其亂

所謂治世者國無貳令朝無貳論士無貳術民無貳
慕反是則亂矣

李蒼石題

示及警語諸編間就清朝神爽之時取而讀之觀其學問之要事物之理義利之辨誠偽之分靡不本於自得而發而為言其詞雖約而所包甚廣且其文字之粹如盤上走珠句句皆可把玩求之近代獨薛敬軒讀書錄為近之其餘無論耳埈少日讀古書亦或有糟粕會心處而一落塵臼荒廢都盡白首倀倀茫然不得安身立命之地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者政自悼也尚賴不鄙提示格言得以灑洒胸中至於王慎中老學

秉燭之喻充有所暢然於中者其與人為善之義
何可諸極懇實劄子得見全文誠今日救弊之藥
方 聖明優納必有服膺力行之實安知盛世為
治之道不本於此也戊辰暮春日竣頓

[illegible]

七